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十八

江陰 陳鼎 撰

明

劉一燝傳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少白皙疎眉風姿朗秀對客凝坐與人語聲可貫耳侍郎鄧以讚見而異之曰劉季晦精神淵著能隱蔭數人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未幾歸踰七年起授檢討是時沈一貫當國三十三年春京察所謂錢夢臯鍾兆斗者內閣私人也一貫庇之會其兄一焜為考功郎屬一燝為請免堅謝之已又請對曰黜陟大典非所敢私若以兄故而為人開倖惟有拂衣歸耳二人竟中察典未幾齎皇長孫御書使楚藩尋陞贊善洗馬丁母憂起補諭德歷官國子監祭酒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一燝當註詞林冊是時有十亂四閣臣之稱大東小東之

謠伐異開隙如孫承宗繆昌期孫慎行等以物望為黨人所齟齬一燬毅然曰諸君皆國幹也其可去乎一二忌者時用蜚語撼執事持益力於是謠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言不克逞志於一燬也故事掌院無一歲不遷者一燬以前故四年不遷比考績司勲難於引例一燬笑曰固知二百年無院長奏績之例抑知二百年有四載不遷之院長乎其負公望在此其招衆忌亦以此矣先是一燬侍講東宮偉容止聲音弘亮光宗心識之一

日請對引南山萬壽之詩以開廣上意時爭挺擊者動
搖國本故假呼嵩事用尊元良而規鬻獄者也光宗誤
應以讀史惜三餘一燎拱手賀曰殿下今日開講即以
勤學自勵此大禹惜陰心也大平令範可卜矣久之轉
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即位念講幄功拜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叅預機務數日上疾大漸召羣臣
入宮受顧命李選侍從幄後趣熹宗出傳封后一燎訝
曰皇上憑几延羣臣彼紅衣幄後者何人語聞中外皆

知宮中將不利於嗣皇矣而環布盡李爪牙熹宗亦心動比上崩宮中洶洶虞變出一爆曰事急矣當力請見皇長子內官李進忠等攔乾清門不聽入給事中楊漣抗聲曰吾等奉大行皇帝旨迎嗣皇繼大統爾何人敢格不令入衆乃却羣臣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羣閹東西走不置對太監王安至曰為選侍所匿一爆正色厲聲曰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揺手曰徐之此難以口得當以計請公等慎無退遂趨入白選侍不出皇長子諸

大臣不肯退第一出即返選侍領之復中悔挽上裾不
釋安抱上疾趨而出一燎顧冢宰周嘉謨等叩頭呼萬
歲蓋即定位號絕他倖也乃導輦行至丹陛上選侍頻
使使挽上裾比抵門厲聲猶達外追輦還者使三至時
陛戟森列一燎外戒金吾謹宿衛語太監王安敕內蹕
毋跣蹕朝士吉服立殿前者日高不聞宮中聲譁言曰
事去矣二三大臣作何狀及望見鹵簿旌影且前又譁
曰來矣復揚言嗣皇社稷神人主奈何不令吾儕共見

乎駕詣文華門半駐闕下令曰止非環而扈者不得入
駕馳而門閉衆少却一燎翼上左英國公張惟賢掖右
扶上登寶座即東宮位然後擇吉告廟受朝事始大定
是日羣臣上箋勸進上不允上既惕於還宮選侍亦冀
還而得以挾重也一燎亟奏曰今乾清未淨殿下請暫
居慈寧上然之復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無后外廷有
事吾當受過若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其責上還宮謂
安曰今日安得髯閣下伴我我乃無恐一燎修髯長髭

上希見外臣故目一燿云然翼日尚書周嘉謨御史左
光斗疏請移宮羣閣嗾選侍要上盟垂簾詰問左御史
疏中武氏何語欲予杖一燿力持之乃止上登極之前
一日選侍尚踞乾清首輔方從哲欲展移宮期持不可
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
今何日也可姑緩耶選侍即日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
乾清自是而移宮之業立矣上既御極方從哲以病在
告一燿叅決大政國事倉皇大禮駢集如神廟升祔告

成詣天壽山相大行陵寢地皆一燥與次輔韓爌任之
故拮据獨勞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改戶部尚書仍予廕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為先臣
下以奉公為要匡主德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不為而
大端則在以人事君神宗三十餘年舊德遺直廢籍填
委一以大行遺詔從事如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孫瑋
趙南星鍾羽正高攀龍等白首耆艾布滿九列而士氣
伸又謂國家設官言與行相成今言者操任者之權票

者又格言者之路上操下奪是交困也善御者調六轡
善治天下者任六官六官任事而言路得以繩其愆言
官陳事而政府得以裁其是則天下治於是一切條奏
皆下六卿有不經者詔格之蓋懲萬厯末年言官沸囂
政府倒權天下日多事也而衆始不悅於一燬矣初李
選侍知宮在必移其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
乾清門而仆金寶纍纍臥地下上遣大臣驗視按治甚
急羣小為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易弭也內庭喧傳選

侍移宮日跣足投井語狼籍不可聞上冲人以違先帝
為詞易撼也司禮太監王安數忤直忤旨羣慙安貌上
位把持法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
大臣可盡逐而大獄解矣於是造為蜚語搖惑中外上
不得已乃以選侍夙忤聖母及近欲稱制事諭內閣示
廷臣一爆具揭封還言事關宮闈秘密無論外廷不宜
抄傳即宮中左右亦不宜令窺覘庶不致周章騰播致
生事端會噦鸞宮災御史賈繼春首上安選侍揭尚書

黃克纘給事中李春華御史王業浩更番詭辭為盜璫
脫罪以嘗試上意上果怒復發出前諭令頒示羣臣又
出御札重詰問繼春語所自來人慮賈禍不測賈亦股
慄自揭為人所誤一燎謂言官風聞言事內廷影響豈
宜輕及然天子新即位輒疑臣下朋黨此機一開異時
奸人乘間中朝士君子先受其禍矣乃具揭上慰聖懷
救御史而反覆朋比之無因已而賈回奏削籍而御史
張慎言高弘圖救賈疏上上震怒留中欲重治一燎請

發票曰救賈者乃自賈一人起見耳非為宮中也此事
外之人乞寬貸已得罰俸而旨誤書局外字御史反滋
隙而謀構者計益深及司禮安以強諫讒死魏忠賢客
氏用事上意蹙然盡解而羣小乃專心戢志一意攻一
燬東事日亟朝議謂非舊撫熊廷弼不能辦上遂起用
經畧遼東而言者交章擿一燬因面奏曰臣知君父為
尊封疆為重恩讐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念其舊勞委任
如故而客魏積不相容言者撫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

方一燬之在閣也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易盜庫之獄上傳田詔劉朝免死羣閹辯疏徑下法司一燬引例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皆恨魏忠賢故名進忠攘陵工邀叙一燬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得蔭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救攻客氏言官周宗建侯震暘王心一倪思輝等則客魏交恨閣臣沈淮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劉朝比而興內操言官糾其弄兵一燬為之主則閹閹交恨謂遼事如

鑿空捕風島帥毛文龍不足倚西援未可信而議棄廣
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島帥寧撫與逃臣交恨於是徐
景濂郭鞏孫傑霍維華等詆譭萬端上亦無如羣喙何
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歸加少師廕璽丞一爆疏曰
以擊楫枕戈之日侈東門祖帳之榮他日史冊書廣寧
失陷有加官廕子以行者臣節掃地矣疏三上允辭廕
即日戒行其陞辭疏畧曰鼎湖上賓事變倉卒爾時光
景皇上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後遂謂天佑社

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譴訛去計
亦皇上所深惻也禁闈秘密非臣所知但思先帝龍潛
之日皇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誰力扶掖鑾輿抗
過要挾當日指以為功今日構以為罪上下千古呂強
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徒為
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子自當以君父為急發東朝持
挺之奸者目為生事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
唱雌和意欲何為尤臣所未解也又曰臣去國孤踪何

必深言時事然係一身進退者小係宗社安危者大若
以茹荼吞炭苦心付之長歎於歸隱得矣如國是何恨
臣攻臣者借經臣舊案以為難端不知廣寧之失自有
公評情罪何難立斷必使蜚語流聞為王化貞解嘲張
修德報怨惡莫須有之獄不宜再見今日也忠言苦語
臨行彌切平生大節在移宮受禍亦在移宮歸三年楊
左拷死詔獄要典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當
差至是而移宮之案始結初方從哲劾罷上宣諭稱首

輔再三控辭以須葉向高之至向高初有間於一燦已
知其避席延佇始為釋然一燦終不自明也兵部尚書
張鶴鳴用一燦推轂起興奸細杜茂獄謀連欲殺一燦
刑部尚書王紀閱實平反一夕內降斥紀去而一燦亦
得白逆閹復用劉朝行邊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甚
急一燦從容謂所親曰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楊左同死
彼以封疆殺我則與經畧駢首持忠入地亦復何憾越
五年崇禎改元詔復原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致仕遺官存問八年卒贈少師謚文端

周嘉謨傳

周嘉謨字明卿湖廣景陵人登隆慶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為韶州知府陞四川瀘州等處副使下車即擒治大憖楊騰霄豪猾股慄會建武兵變同官皆懼禍縮項不敢前嘉謨曰是何貌虎而遽鋒鏑迫人也輒單騎徑往曉諭禍福叛卒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白草番夷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畧萬厯五年陞按察使乞

歸尋丁內外艱起補故官時蜀人為稅監丘乘雲橫斂
逮繫相屬嘉謨移檄所司一切抗絕之又廉得奸猾附
乘雲為虐者五人斃於法乘雲亦無敢誰何轉四川左
布政使踰二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時隴川宣撫
多安民叛入緬據蠻灣嘉謨檄金騰副使黃文炳副總
兵董獻策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諭
散其黨而還亡何廷推總督兩廣疏減滇南額貢黃金
五千兩不報立為官買法而西夷交趾越境侵掠兵餉

不給酌鹽贖四千餘金給之又為南海番禺高要高明
四會諸邑築堤捍災民賴以安四十六年陞南京戶部
尚書明年改北工部又明年改吏部尚書當是時神宗
賓天光宗即位嘉謨請召還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光等
三十二人鄭貴妃邀封太后上再諭內閣趣禮部具儀
注侍郎孫如游謂本朝無例不聽後廷臣會議松棚下
嘉謨召鄭養性抗言責之曰先朝不早建國本皆由汝
家今久處乾清宮萌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噍類矣莫

謂舉朝無人此自關汝家門禍福宜早決之養性懼入
言於貴妃而封后之議乃寢光宗大漸嘉謨偕大學士
劉一燝韓爌尚書李汝華給事中楊連等入受顧命明
日光宗崩而移宮之事起嘉謨首率九卿科道力爭楊
連左光斗繼之選侍大怒然卒不得不移乃出居仁壽
殿而側目嘉謨者衆矣自賈繼春安選侍揭出朝論大
譁上怒下九卿會議嘉謨請示優容不聽再請上諭曰
移宮始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皆置不問

乃以違迂逼逐輕誣朕躬且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人同
日移宮繼春不恤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
人亦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獨注意皇八妹入井向
使繼春悔悟引疾遠避朕豈深求今激昂肆辯故朕必
欲直窮根柢以質雉經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
誼在體國當為朕分憂毋止曲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
再責繼春回奏於是削籍為民當王安死魏忠賢漸用
事沈淮首通其私人劉榮以密結於忠賢忠賢以霍維

華之疏王安也深德之維華復引孫杰與忠賢通而嘉謨惡小人之亂政也以年例斥維華於陝西杰為維華修怨特疏糾之嘉謨引疾致仕陛辭上去國戀主疏上優詔答之三朝要典成以移宮事忠賢矯旨削籍思陵立再起南京吏部尚書踰年卒

外史氏曰余讀明卿先生傳則知熹宗即位之始李選侍作惡於內也甚矣九卿公疏科道單疏寧皆無影響之詞耶賈繼春之疏上而帝大怒矣豈亦偽者耶況上

諭鑿鑿而奸相周延儒造此莫須有之言誣為出於思陵之口竟指三案皆非則亦深可痛恨矣夫熹宗登極才十六齡於時思陵未十齡耳又安能憶伊昔之是非而喋喋告之延儒耶此延儒謂人言不足信也抹殺滿朝忠義以自為解嘲耳若曰余前日以賊罷者人言之妄耳余何罪焉云爾

劉鴻訓傳

劉鴻訓字默承山東長山人。生數歲有疾已殆。一道者

見之色動以兩指探戶樞塵丸之一投而愈人咸怪之
長為文能杼寫胃臆揮筆數千百言萬厯己酉舉於鄉
癸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下帷誦讀如諸生時葉
向高時目屬焉嘗笑撫其牀語之曰以此俟子丙辰授
編修己未分授禮闈明年秋二帝相繼升遐宮庭多議
執政大臣囁嚅不肯言鴻訓特詣直廬以擔當勉之朝
論推許天啟元年賜一品服充朝鮮正使齋兩朝詔往
諭鴻訓宣國威德國王以下皆肅然時遼陽已陷朝鮮

為造二舟從海道還遭風舟敗鴻訓跳水中適值淺沙
扶載他小舟浮沈海波者三日夜又幾溺忽有小烏金
色集帆上得達登岸報命三年陞右春坊右中允四年
陞左諭德以艱歸六年即家晉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忤
逆閹削奪歸思陵即位既誅忠賢時輔相在位者多閹
黨帝欲更置新叅以勅始政廷推十人鴻訓與焉帝倣
古枚卜事特召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吏
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御史安伸等入內廷帝

焚香告天置諸臣名金瓶中探之先得錢龍錫李標來
宗道揚景辰再得周道登及鴻訓名凡六人有詔進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行人至里門召之崇禎元年
二月入直時國討雖伸而羣氛未靖在直者倡執中之
說以相持鴻訓性伉爽遇事敢任特為帝分別黑白奏
之而一二宵小先附璫璫敗復劾附璫諸人以冀解免
者至是為臺省所糾鴻訓奮筆票擬言其陰陽閃鑠次
第削奪御史袁弘勲貪人也以報復叅鴻訓且以要典

之燬為鴻訓罪錦衣張道濬羣和之鴻訓從容具揭云
諸臣叅論楊維垣賈繼春等疏同官偶屬臣票擬臣從
田間來不知此中大有機阱但據疏票聞未敢瞻顧至
要典一書海內忠臣義士吞聲飲血已久臣實不敢謂
此書為不刊之典揭入帝遣鴻臚至鴻訓邸宣諭而臺
省鄧英劉斯球等交章劾弘勲奪職異論始沮夏五月
召對平臺鴻訓以民生之困由吏治苟且請以久任為
第一義因薦南戶部尚書畢自嚴善治賦兵部尚書王

在晉善練兵帝皆納用六月宗道景辰以人言去鴻訓
與龍錫標道登同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當是時羽書
紛至帝責在廷諸臣言狀鴻訓為帝言為治當有次第
毋蹈欲速之弊帝意為解鴻訓儀觀秀發髯長尺有奇
音吐琅琅中律呂每言事帝必霽顏受之而旁觀者不
能無側目會帝召詰給事韓一良疏惡一良語反覆欲
停都憲之授鴻訓言王言當惜不宜惜一官又關門以
脫巾告帝意責計臣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以示不測

恩皆失帝指惠安伯張慶臻者奉勅總督京營故事知京營者不得問巡丁而慶臻勅書獨有兼管捕營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其增之者不知何人也人咸云中書田佳璧受慶臻賄閣臣標等糾之云從來勅稿皆相緣舊本中書繕寫送臣等閱過進呈前總督京營惠安伯張慶臻勅有增入巡軍字係中書田佳璧未經呈明朦朧添入乞賜推問御史吳玉給事中張鼎延遂糾鴻訓及尚書在晉俱受賄有據帝赫怒下鴻訓獄諭吏

部曰鴻訓身為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勅書事證的確猶屢疏誓辯欺罔支吾然事由兵部仍謂王在晉苗思順無贓其誰信之且大同失事重大隱不以聞及平臺召對甘心欺貌并張慶臻田佳璧俱著九卿科道依律會議於是大學士李標等揭云適見皇上發一臣同官鴻訓會議一本御史雖專指鴻訓而臣等撫心自問實四人同體之事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中拔簡綸扉躬承眷顧置身霄漢此等榮遇

豈區區千金萬金可以相易者臣等與鴻訓久處踈略
直率則有之其欲堯舜吾君與臣等實有同心今乃議
論文謫剖陳無地願皇上采羣議以盡事中之公論沛
特恩以全事外之國體則臣等幸甚而禮部尚書何如
寵亦為帝言輔臣重任受賄大罪鴻訓受上知深且其
人自有本末不宜有此反覆與諸臣爭殿上帝怒終不
解會議者再乃命謫戍代州而革在晉思順職慶臻奪
俸三年佳壁論如律或云鴻訓在政府議事有所不可

輒言曰皇上終是中主闕寺因而浸潤謂鴻訓以昏君
目上從中讒構百端至是必欲置之極典賴羣臣力救
得謫戍去七年卒於戍所卒時有大聲發於空中人以
為異福王稱制江南乃復原官

外史氏曰嗟乎當愚陵御極之初既誅巨憝盡屏諸閹
委心大臣冀成中興之業故命相之始焚香告天舉行
枚卜得錢機山及先生等六人何鄭重也迨乎先生以
敕書得罪而機山亦以東江之故幾與袁崇煥駢首西

市帝始有輕視諸臣之心以為是皆不足信而闕宦得
以中之矣卒至交結壅蔽糜爛訐瀆帝終不悟以至於
亡究其初則諸臣不能精白一心矢公矢慎有以啟之
疑也先生之獲罪實關興亡之大機故詳著於篇以為
世鑒

錢龍錫傳

錢龍錫字稚文號機山南直華亭人萬厯丁未進士選
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春坊諭德詹事府少詹掌

南院事禮部侍郎天啟中魏忠賢亂政削奪去官思陵即位既誅忠賢以金瓶貯諸臣名字焚香告天得李標劉鴻訓及龍錫等六人皆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崇禎元年六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其秋召起舊輔韓爌入為首揆時方定附逆諸臣案帝以委之爌與龍錫爌為人端而厚龍錫則謙而和初僅列四五十人以請帝不然之再令窮治爌龍錫又以數十人呈帝怒其不稱旨命分稱頌贊導速化三類且云忠賢一

人在內亦何能為苟非外庭逢迎豈遽至此翼日召閣臣入指黃袱所裹紅本示之曰此皆媚璫實跡也爚等知帝意甚堅乃網羅無遺而逆案遂定龍錫故江南物望所推一時主持議論又皆出其門下士姚希孟邪黨爭為側目不能不睚眦於龍錫矣先是袁崇煥召起為遼東經略時龍錫叩以方略崇煥云當從東江做起東江者謂島帥毛文龍也龍錫曰公舍實地而問海道何居且毛帥亦未必可賴崇煥曰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

處之耳龍錫未及置對而崇煥別去二年五月崇煥行邊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舟相視山海形勢即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當死而言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當是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頗以為當即當宁亦不以為罪也其冬大安口失事兵鋒直指闕下人有言崇煥之殺文龍陰為主款地者帝為浮言所惑遂下崇煥於獄御史高捷史堃袁弘勲者楊維垣私人也以

疏叅劉鴻訓為公論所不容褫職時票旨屬龍錫恨之
會鴻訓以改敕得罪去冢臣王永光乃為三人請復官
捷堃先得請相與合謀欲借崇煥以報文龍因即崇煥
所云與輔臣相商一語捷疏糾龍錫指為同謀意欲羅
織多人以快私憤龍錫上疏辯人有勸龍錫者言明主
可與忠言當於辯疏中激切言捷等朋比之謀庶上悟
而大獄可緩龍錫不能從遂致仕去明年八月既誅崇
煥遂追逮龍錫言其背公徇私崇煥主款疏語已露龍

錫終不奏明若不重罪何以懲後下獄論辟而并謫成
科道官毛羽健毛九葉王應斗三人時思陵方任法以
督責臣下在廷咸惴惴不自保即深知龍錫之寃無敢
頌言者四年正月右中允黃道周起自田間乃上疏云
臣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梏銀鐺樹薄法庭搶
首獄吏羣臣相視默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
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
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也今纍輔所

坐昏庸疎率為罪督攀援耳督臣受劍制閫外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此於鬼薪城旦奚加乎先輔臣張居正當以邊功得蔭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由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勝負何嘗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踟躕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瑕隙卸閣臣後之邊臣

有事必撫閣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使綸扉之內割邊
牆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
惟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決意北伐心疑丞相
阻廣利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
心疑開蒙撓立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
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而獨斷然快意於
一纍輔纍輔既無斂碁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蹙齧齒馬
之嫌遂使三台溺灰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

冠相語以目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為擔安懷之略者乎今巷議恣謬謂殺累輔為毛文龍報警朝廷自為人神攄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毛文龍報讎猶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當堯舜盛時岳牧舉繇貽禍滔天浮沈九載放殛之餘未聞

岳牧係縲煩臯陶之聽也陛下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海
宇亦何必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四方傳者咸謂天朝
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書奏帝謂龍錫罪案原與文龍
無涉何稱代為報讎本朝不設丞相疏內援引不倫至
棄河套撓玄修豈臣子所宜言且稱夏氏是為何語著
回話道周再疏言恐邊臣藉口閣臣則惟幄之猷不壯
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誤
事之宰相思古宰相無遙制之實而收遙制之功今閣

臣無宰相之名常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於胸中故
倉卒屬筆奉旨責其支飾降級調用然帝意亦漸解矣
至五月因天旱修省科臣劉斯球又有疏請宥始釋龍
錫於獄謫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再經肆赦皆不得釋
福王南渡稱號乃得復官存問卒於家

外史氏曰吾聞故老云島帥毛文龍雖當一面足以制
敵然往往縱兵淫殺焚掠以為富沿海一帶受害者數
百萬家朝野人人痛恨謂其有跋扈意則惡之深而衆

惡皆歸之辭也袁崇煥受敵國行間之言誘而斬之天下稱快然斬不以其罪也故有浮言之譖朝廷卒誅崇煥以正專擅可矣而株及機山先生則過焉嗟乎此猶逆璫之遺禍而東林之餘殃也夫

姜逢元傳

姜逢元字仲訥會稽人登萬厯進士官翰林進中允而其弟一洪亦成進士父鏡臨卒遺言曰吾家數世皆名臣汝輩當正身立朝以勉繼先烈固也特慎勿植黨二

子唯唯故當崔魏時逢元一洪皆自言非黨人而其實東林羽翼也既而逢元進國子司業充講官科臣楊所修建言宜纂定要典倣世宗朝明倫大典故事而崔呈秀矯旨開館敕大學士顧秉謙以下二十三人分總裁纂修謄錄收掌而以逢元非黨人可用列逢元副總裁官例總裁官入館據上座舉筆判諸館務逢元舉筆忽長歎衆愕然問故逢元視所舉筆示衆曰吾持此有年矣今欲用之而有違於心吾敢違吾心以用此物哉遂

擲筆而出自是不復入館先是逢元為講官講虞書退有後言大聲曰後言非他謂既退而小人間之則有言言小人之得持其後也御史趙南星曾用其語入疏中忠賢銜之至是矯旨謂呈身門戶革職崇禎元年起詹事仍充經筵日講官尋自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時禮部所掌宗藩最多積弊凡請婚請封諸事自郡府至親王各有賂逢元除之會唐王讎殺其從父請面陳越關入都都人恐羣以宗藩事責逢元逢元私啟閣密處

之遂懾伏去逢元枚卜舉第一再舉又第一凡九枚卜終不用而逢元亦久厭曰吾得正身立朝以不墜先烈足矣他非所有也遂乞去請終養疏十六上後上親御門出諸章奏召廷臣給筆札各試票擬次日傳逢元及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以下九人吏部錄年貌履歷上之上已用逢元而內侍沮之曰孰有講官如逢元倔强者復止至九年致仕逢元少時夢斗魁贈詩中有金殿簪花字自謂殿試必第一既而不驗至是將去會皇太子

行冠禮逢元充三加官簪花殿中逢元乃歎曰然則吾之終此官豈人事哉

外史氏曰聞之富貴在天則富貴者天實主之也於時之天亦奇矣所主之富貴俱畀蠹國害民之奸者何耶嗚呼醉耶憤耶熟睡耶錯畀之耶左右竊柄耶吾安得梯雲而問之

練國事傳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以進士授沛縣知縣調繁山陽

天啟初舉江北卓異第一擢御史時山東妖寇叛巡撫趙彥不能制國事上疏劾其遷延畏避失事機識者壯之會閤部孫承宗行邊國事上疏請定應舉事宜而廢庸撫閤鳴泰當是時邊務久弛承宗以輔臣秉鉞將士不相習而事權中制毅然誓盡瘁援枹鼓出關指麾部署義不反顧時中朝罕持之者人以是多國事之力也尋差巡漕明年事竣報命未幾被論削籍先是魏忠賢以取冬衣辱尚書鍾羽正國事疏論之坐是罷去崇禎

元年詔起掌京畿道明年遷太僕寺少卿督山西餉又
明年以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流寇方熾帝銳意用兵
山陝各斬賊獻俘國事在行間與有力七年晉寇敗逸
入陝西受降已而賊復叛帝怒逮國事謫戍廣西陝西
人李遇知等疏救不報後遇知任吏部尚書為國事稱
冤云督臣陳奇瑜主撫與國事相左得罪非其辜詔復
冠帶家居逆總兵劉超者國事里人也詔援汝汴歸里
讎殺鄉御史魏景琦等數十人怒馬趨國事庭欲脅為

亂國事曰惡少以睚眦殺人罪及身耳將軍國之大帥而冒反跡朝廷一赫怒而族赤矣將軍宜守順上書陳寃狀聽生死於朝廷超懼稍稍禁屠掠謀依總督馬士英為解免會巡撫王漢奉密詔討之國事啟北門以應賊覺掩襲大潰殺漢國事履虎尾日夜鍵一室讀書或謂之國事曰此於生死際須定力勝之吾力恐不及正賴書卷助我耳士英受詔討賊總兵黃得功並抵城下國事密書與士英令許超降而擒之超故有復貴陽功

士英貴陽人德之單騎出見士英明日舉全軍出東門
得功斬其黨張獻策合戰羣賊盡殪俘超士英於是重
國事及士英擅權誅鋤東林黨人幾盡而國事得宴然
司馬之堂者以此也

外史氏曰當逆璫炎赫時而先生放膽捋其虎鬚幾不
免於虎口及劉超之叛又復履其虎尾矣至於士英虎
噬清流先生宴然坐於虎頰之下而不遭其咀嚼豈非
得讀書鎮靜之功耶所謂以定力勝之者非耶

東林列傳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十九

江陰 陳鼎 撰

明

楊時喬傳

楊時喬字宜遷江西上饒人弱冠舉進士授工部主事
抽分杭州先是權關稅者以增入為能取商浮故額時
喬相天時豐歉為經度地宜深涸為紀順人情願惡為

規曲盡其方無幾時課皆足又恐法不經久乃獻議於
朝請稅銀止據日收數盡行起解不得拘泥以前數取
盈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朝議韙之遂著為南關權事
書垂永久陞禮部員外郎遷尚寶司丞以病歸萬厯十
四年起南京太僕寺丞轉尚寶司再以病歸二十年補
原官歷通政時留都異學繁興故叅政羅汝芳作俑其
徒推為聖人建祠祀之時喬抗疏曰佛氏之學其說主
戒律輪迴因果慈悲福田利益粗淺僅惑庸衆自單傳

直指一入則賢知高明者信之然猶自為一說不與儒者混為一途自汝芳借孔子言仁孝言人心倡言人心見性成佛高談渺論曰吾學直捷不煩修為曰吾道廣大無所障礙謂傳註為支離謂經書為糟粕謂躬行實踐為腐迂謂人倫物理為幻妄謂紀綱法度為桎梏謂禮義廉耻為虛偽惟一了此心市金可攫處子可樓蕩檢踰閑皆為率性總為無傷反道亂德敗俗傷化此正古人所必闕者而新學小生轉益信從立祠聚眾禍將

何極乞敕所司拆毀散遣以彰明風教詔從之歷吏部
右侍郎三十二年尚書李戴致仕署部事時喬棲止銓
署盡絕請托會大察京官閣臣沈一貫移書欲留錢夢
臯等其餘黨中璫皆有所庇左都御史溫純不從夢臯
等取中旨留用反攻純吏部員外賀燦然忽疏叅純並
夢臯等謂吏科共事察典且為臺長溫純惜藉非銓臣
夾持吏垣力爭臺長得行一意得毋盡廢公而行私乎
時喬駁之曰臣與純同事一體私則皆私如謂果由於

純是徇私固私也臣徇純私尤私也徇私為人臣大惡
如有之其應斥尤在純上至夾持之說臣實不知所夾
持者何事適以重臣同事二心之罪臣始事倉卒未能
先幾和調後事因循未能力圖鎮定以致羣倫喧囂事
局未竣職掌謂何乞並罷臣以為不恭任事者之戒不
報當是時輔臣弄權言路縱肆尚賴時喬力持之不為
所撓又請復開行取又立疏壅之法簡汰頑鈍署部事
五年號為清平時省垣競進皆自擬正陞閏陞重內輕

外時喬謂今日越法易後日守格難誓不徇情壞法自
某始故陞補必要於例又特疏請用註誤官范鐫等一
百十人遷謫官鄒元標等一百九十人以疾請告不允
卒於官篋無寸絲至不能殮四司伙助之以畢大事時
喬天性淡泊久處田畝歷官強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
於官猶不攜家蔬食縵袍清苦甚於寒畯造詣剛方不
為勢要所奪贈吏部尚書謚端潔歿後天啟間魏逆用
事以時喬曾薦元標等乃列黨人榜中追奪贈謚至崇

禎改元乃復

外史氏曰當清流之阨於奸輔舉朝一空矣非先生為之置辯朝廷其孰知之哉讀其薦剡曰門戶之見彼奸佞借之以傾正人耳在朝廷不可以門戶而不辨其賢不肖也夫講學諸臣所以明倫紀也非所以樹黨而害朝政也縱曰樹黨亦君子之黨矣必無害於國家也烏可不明辨而槩以黨人目之乎其言愷切如此而沈一貫欲害同輔立黨以攻一時賢者斥逐殆盡繼之者遂

承其衣鉢大啗諸賢乃有講學之攻而清流受禍矣惜乎先生年不副德卒使諸賢淪落無盡殆有天意存焉

鄒維璉傳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初授延平推官孤介有大節一刺不通巡撫袁一驥嘗以私怨羅織下屬維璉多所匡救不肯枉法獻諛監司又欲為一驥立生祠維璉立阻之以是得抗倨聲久不調凡八年始行取至京師不赴權貴人或招之維璉曰寧失

臺省不可失吾節也待命闕下又二年始除南京職方主事值遼事急條上時政格不行已進員外郎以憂去天啟三年起補職方郎中即上疏請去債帥之弊言邊帥結納津要皆乞貸於素封之家而責償於卒伍壞武備而裂封疆病實在此臣謂中外薦典寧簡無濫寧崇實效無採虛譽則舉刺公而將帥不敢營薦居間絕而將帥不能求遷庶不至剝軍以償債則軍法可行虛冒可杜僥倖去而真才勸疆場其有起色乎疏入報可時

有宋明時者自言能役神兵討賊刑部主事譚謙益薦之於朝將大用維璉復抗疏言將帥必求得人左道不可破賊乞敕當事諸臣鑒古酌今毋惑神說以貽天下後世笑吏部尚書趙南星見其疏深嘉之南星素知維璉清方有為及為冢宰欲大飭銓政請於朝得就近調補司官上許之於是南星移維璉於稽勲司踰月復改考功故事銓司無一省兩人者時南昌吳羽文已為考功主事人多以非例責維璉謂當引去而給事傅櫬已

潛通魏忠賢故因事羅織東林首欲攻維璉以撼南星
又日迫羽文使行羽文遂杜門求去不許維璉亦求去
南星恚上言司官不為用請旨詰責以尊朝廷維璉乃
入視事會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魏大
中繼之諸臺省部寺彈章疊上忠賢初亦窘甚傳梃陽
上疏自明不附忠賢而實陰構忠賢趣成汪文言之獄
忠賢以有外助遂矯旨責漣沽直罰魏大中俸並責諸
臣瀆擾廷臣駭然咸惴惴危懼維璉乃上疏曰臣觀今

日天下亦脊脊多事矣全恃君側肅清朝政修明庶可
支將傾之厦奈何有厥監魏忠賢積惡內廷又增腹心
一大患也忠賢罪狀罄竹莫書憲臣楊漣首發其惡讀
者感憤至於泣下臣謂討賊之典當不踰日乃皇上護
庇忠賢惟恐傷之且有督過楊漣沽直之旨皇上豈真
是非舛誤而輕祖宗天下於一擲乎夫從古大惡大奸
每借小忠小信以獻媚及其罪惡既盈慘禍立見歷觀
往代明驗昭然今忠賢罪狀已彰即不請死於皇上之

前亦宜亟辭厥務移住閒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其天年不當再聽奸人布置挺而走險以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皇上即不肯割忠賢天下倘有代為割棄者忠賢萬死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願皇上煥發優詔獎勵直臣下忠賢法司定罪或赦而不誅亦令謝事庶人言可息宗社可保矣疏入忠賢復矯旨切責維璉既非言官亦來瀆擾維璉知勢不可為乃告病張訥遂希忠賢旨疏劾維璉削奪為民尋下獄謫戍貴州崇禎

初忠賢敗起南太僕少卿五年由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維璉至閩疆察吏安民禦倭弭盜竭力匡救時艱至廢
寢食然與政府不合謂其黨東林也明年值紅夷之亂
攻閩之霜山維璉檄鄭芝龍急擊之芝龍以粵寇未靖
自引兵至福寧與戰後期不至而紅夷復操大艘突入
中左焚我戰艦官軍多死傷者維璉乃還福州趣發餉
給漳泉募戰士犒有功授諸將方畧以陸兵截嶺道布
水兵阻諸港乘小舟出奇擊賊諸將皆奮芝龍自福寧

來亦誓死戰斬獲無算賊遂棄中左入大洋維璉因上
疏劾芝龍縱夷之罪芝龍方有內援上先入其言下部
議維璉罪亡何賊復犯石灣海澄同安諸處維璉皆擊
走之先後捷上復自劾不能平賊為芝龍所誤而吏議
已下竟奪維璉官是時維璉方大集舟師自漳州調發
諸軍至銅山與賊遇苦戰凡八晝夜大敗之生擒酋長
數十人焚其舟艦器械畧盡捷聞上命止論將士功維
璉破賊班師還福州始知罷官因上疏自明不報遂解

組歸久之卒維璉撫閩三年山勦海戰頗有成算大有功於閩乃為政府以門戶讒抑中外惜之

外史氏曰歷泰啟禎之間廷臣所稱東林君子者知有君臣大義同道一心而已安有所謂門戶之見者哉迨小人挾邪說以攻造門戶之名加之不欲使其吐氣究其禍之始者江陵先兆其萌蘖而後則沈一貫之忮沈鯉命其私人康丕揚錢夢臯等立幟以攻其後朱賡王錫爵沈淮溫體仁周延儒陳演輩皆奉其衣鉢而直至

國亡德輝先生在廷侃侃為公家也孰知奸人遂以門戶讒之俾明主竟惛然莫宗亦以為門戶不可不破也於是斥逐之放流之而不容清流一日安於其位卒致冠滿天下廊廟無人覆其宗社而止焉噫小人心何心哉

孫瑋傳

孫瑋字以貞陝西渭南人登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考選給事中以母病不候旨竟歸降桃源縣主簿累遷至

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弊節浮費廣儲蓄摧強扶弱民
賴以安時漚沱水溢從隸勸瑋乘船以避瑋不可擇署
中稍高處居之曰水至此惟有死耳水僅及牀足而止
衆服其持重遷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倉場陞兵部尚
書管左都御史事瑋清廉不受餽遺督倉管察皆有聲
譽又性忠純敢直言極諫會星變因上疏其略曰陛下
有綏惠之仁而奉行者無愛民之實政陛下有綜核之
智而任事者無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而闡茸庸流

齷齪小輩未盡汰也財用節矣而冗食積蠹冒賞積奸
未盡革也苞苴風息而營謀干進者尙多驛傳費省而
剋剝取媚者猶衆北邊稱貢矣而邊民之困於饑寒者
無投石超距之歡廣寇稱平矣而生靈之斃於干戈者
有玉石俱焚之慘蠲租之詔屢下而以培克為能者竭
澤而漁欽恤之命屢頒而以搏擊為事者向隅而泣諸
若此類上干天和惟陛下猛力回心朝乾夕惕仍敕諭
各衙門崇尚本實洗滌舊染大臣懷翼翼小心之忠小

臣持蹇蹇匪躬之節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在此疏
入報聞會應天巡按荆養喬與督學御史熊廷弼相訐
朝議欲獨罷養喬瑋按法兩斥之楚人之論紛起累疏
乞歸至二十四疏溫旨慰留是年七月出城待命十月
乃允歸天啟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明年改北刑部未
任再陞北吏部尚書仍掌左都御史事時朝政漸亂閹
寺擅權屢以母老乞歸不允尋卒於官方瑋未卒之前
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上陳謂今天災迭見民不聊生

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汲用善類如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東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等並老成丰度蹇諤英姿而匏落林泉跼伏草野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能任昭德塞違之責效拾遺補闕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聾聵以為陛下收拾人心尤望陛下寡欲以

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
天意可回民志可定疏入上竟不報贈太保未幾魏忠
賢用事斥為東林黨人矯旨削奪為民瑋聲色貨利一
無所嗜當官守法務在鋤抑強梗不為瑣屑科條居常
恂訥寡言及當大謀議衆相視莫敢發獨守經據古片
言取決而於取予去就尤嚴兩辭冢宰堅請投閒以名
分定儲皇之位蓋老成正直君子也崇禎初復原官謚
莊毅

外史氏曰余稽漢制御史大夫與丞相位埒也其可屈指者周昌之強項貢禹之清直薛廣德之敢言尚矣先生不必盡有之而持躬束行從容養重進而議於朝廷退而議於草野者又何多遜也跡其尸諫一疏勤勤懇懇嗚呼古大臣所謂以人事君者先生其庶幾乎

李繼貞傳

李繼貞字徵尹太倉人萬曆癸丑進士授大名府推官舉卓異陞工部主事調兵部副山東典試發策以漢唐

閤寺為問時魏璫焰方熾指謗訕調官尋革職崇禎元年起補武選司改職方嚴法紀絕賕賂債帥不得通饋遺有營刺者抑之造御覽冊先戰功次列督撫薦因召對具言武臣難知狀又言邊事弊在有查點無訓練上顧曰惟爾稍有執對曰臣無寸長惟苞苴情面自分斷絕上善之四年延綏大饑繼貞上疏請賑曰皇上以數十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所獲賦稅不止數十萬金錢也利益莫

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宜先發
四五萬金用董搏霄人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
敕直省援納事例及贖鍰俱輸粟入邊酌量腳價低昂
其直使輸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
而依賊之民必散賊不就降必就縛耳會延撫洪承疇
秦帥杜文煥請撤王承恩還鎮繼貞疏覆不獨王承恩
宜還鎮延綏即楊騏亦當還鎮固原不獨二將宜還鎮
其部下兵亦宜隨之西還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秦中

撫鎮既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倍賊當消沮而後可
勦撫並用撫非撫賊撫我饑民之從賊者已從賊者雖
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
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其束手就斃乎宜如神
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東省之法必得三十萬石
之粟以往盡心賑濟賊就撫者給以耕種推誠安插如
此則民之已化為賊者還化為民而將化為賊者永不
為賊賊勢漸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疏入上乃令王承

恩還鎮遣御史吳甡以十萬金往賑而藩王以下捐助
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七月因遣楊
嘉謨還鎮繼貞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
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
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
膏雖內帑不宜惜也繼貞嘗語人曰賊初起得十萬金
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於前非三
十萬石不可主上以國用匱乏慎惜金錢雖下手詔命

專使所齎止此如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後卒如其
言五年登萊兵變總督議主撫仍以官兵駐登城繼貞
持不可請調關外兵解登圍亂乃定繼貞在部久邊事
益練習先幾料得失瞭若指掌權倖以請托不遂嗾論
之解任亡何起補尚寶司卿旋改北五月轉順天府丞
甫十日特陞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天津
津故水陸衝歲給遼關永薊餉一百二十餘萬石繼貞
作三運接次無後期率僚佐練軍實開屯田五萬一千

頃歲收穀數萬斛城中地瀉鹵相地鑿渠井得給飲軍
民大安舊制遼餉中米豆一項每歲召賣於各州縣陸
運至遼墊解等費十倍本色餉司葉廷桂侵牟不可算
繼貞繩以法遂結厰衛陰中之會劉應國兵失利說言
津登兵後期論罷已上念繼貞不置即家拜兵部右侍
郎疾亟具疏辭復下南京操江巡撫之命命下繼貞已
卒天下惜之繼貞負幹畧以孤立得主知三黜三起居
家遠權勢蕭然若寒士所著有津門草雪虹閣集

外史氏曰當先生之忤璫也幾有詔獄之禍矣嘗自懷
鴆毒以俟緹騎曰吾不能若楊左堪敲朴也幸而熹宗
即崩不然殃及之矣至其經濟非當時諸臣可及奈何
權倖之不容遂使三仕三黜不得大展徒為天下所惜
耳

張三謨傳

張三謨字緯典平定人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哀痛無
虛日郡邑旌為孝子弱冠舉於鄉即負笈往師高邑趙

南星南星一見語人曰張子正人也館於家者十年講學論道晝夜不輟天啟二年成進士授行人時南星為冢宰魏黨方齟齬之人莫敢近三謨獨比屋往來不少避凡三使秦楚汝陽得免禍崇禎元年選授御史首上疏排逆黨評隲諸臣品行劾李魯生去之因旱陳言極論楊維垣議論邪遁張樸張訥表裏為奸奉旨勘議又疏言治亂大關在輔弼臺諫各得其職閣臣盡心輔導票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許言官

不時爭執惟當就事論事固不得為輕浮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亦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風上深是之二年巡按福建海寇李之奇就擒與有功焉差竣掌道不快於三謨欲出之上曰張三謨才守可原他無錯著回道管事明年丁父艱七年服闋補原官上目擊時艱一疏憂國事將壞欲圖共挽其責首輔溫體仁尤切上嘉納之或語體仁曰張御史一疏公不第當認過且當下拜不當嘆之也體仁佯憚之

會冢宰缺上召諸臣面舉吏部侍郎張捷乃舉呂純如
吏科盧兆龍同科道諸臣合奏純如名在逆案不可用
捷力言其賢且為訟寃三謨復奏廷推冢宰甚重即果
事非逆案亦論昭雪何與廷推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
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捷再三奏倘有不效臣甘
認罪三謨言天下事豈堪嘗試捷語遂塞退復補牘爭
之事得寢八年巡按順永保河九年掌河南道熱審平
反甚多有寶鈔活羊之賜御史詹爾選直言觸上怒下

獄命三謨看議從輕忤旨降行人司正十一年陞光祿寺丞尋遷大理寺丞署印務上罪司寇劉之鳳欲置大辟三謨議當戍上駁之或曰何為寬人危已朝廷之法從朝廷而已三謨作色曰爾知法為朝廷之法不知法為天下萬世之法乎執議如初上怒鐫三級十二年進少卿明年陞順天府尹大理寺卿十五年內閣謝陞得罪嚴旨議處臺省新進阿首輔意欲置之死三謨獨曰聖怒即不可違但故相薛國觀賜死未久不一年而殺

兩相臣如國體何於是悉從末減不數月有枚卜之典
三謨與房可壯宋玫與馮閣臣陳演以舊憾銜可壯陰
激上怒遂與冢宰李日宣掌科章正宸掌道張煊同逮
下獄南北言官交章申救放歸卒於家

外史氏曰思陵之朝忠直之臣如緯典先生者亦多也
皆置不用而用溫體仁陳演輩諂諛之徒者是何肺肝
耶邦之傾覆不亦宜乎

毛士龍李守俊列傳

毛士龍字禹門宜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杭州府推官以賢能著擢刑科給事中過同里何士晉寓適楊漣至士龍從未識漣避屏後聞漣語慷慨激烈知其非庸人也即往拜定交自是每事與楊左相左右羣小嫉之內官劉朝以盜宮下獄時魏忠賢用事朝夤緣內宣士龍嚴為指叅旨中寢既而朝以閣援得脫典禁兵噉忠賢害士龍適蘇有五人擊殺緹騎之變忠賢懼乃變計離其籍而殺之先戍士龍於平陽隨而逮之士龍乃挈妻

子潛遁深山中璫敗乃免崇禎登極得復其官

李守俊字念敬由進士授高要令兩入秋闈皆稱得人
以治行擢戶部主事司權九江未及期而課足即放闕
通舶免其稅商人德之為立祠以祀焉歷官至司道天
啟五年遷廣西布政時天下藩司皆為逆璫建祠守俊
耻不赴任璫使御史田景新劾守俊黨高攀龍削奪聽
勘崇禎改元補廣西布政召對改湖廣左布政卒於官
櫬過九江父老相率攜雞酒泣奠曰放闕一事目中不

可復覩矣

外史氏曰禹門先生與漢之張儉其行徑何異哉嗟乎漢與明之亡也以用宦寺而逐清流同一軌焉奈何後世君王信任宦官甘之如石蜜而忘其毒甚於虺蛇也耶念敬先生放關一事膾炙人口至今商民追思不置萬歷崇禎間用宦官司權天下元氣剝削盡矣蓋關稅一重則百貨俱昂凡民間日用布帛菽粟無不倍價而細民重困咸思為盜此中原所以塗炭也元耶律楚材

柄國濟益甚多至稅課長貳悉用士人嘗語人曰不讀書人見小而貪利罔知廉耻俾司錢穀必至劫掠平民者矣及其卒悉更其所用者曰類人類人者同類之人也斥士人為異路異路者不同道者也一切財賦鹽榷之司士人不得望見焉而平章省路津要之官所用非人交相徇庇上下征利直至民窮財盡人人思亂而朝廷不知卒亡天下而後已嗟乎元與明用小人與民爭利而亡又同一軌也

蔣允儀傳

蔣允儀字聞韶宜興人萬厯進士初授桐鄉令以廉明著調繁嘉興邑困於賦役由田不均之故也允儀乃作均田法上之當事民乃得甦以最擢御史抵任即劾王紹徽奸貪狀紹徽革職時魏逆竊柄允儀於冬至節上扶陽抑陰疏言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忠賢怒矯旨切責奪俸出按三秦盡釐諸弊秦民大安回道後京師傳言魏璫嗾上親征哈利慎部因巡狩各塞允儀

乃上疏曰古帝王之用巡狩者因與民分土人各有君而生殺予奪皆由諸侯大主虛尊全無繫屬若非五載一巡守遐陬僻壤君德厚涼人情苦樂孰得而知且黎庶何由仰而歸德陳詩觀風廷見耆老以示四方知有共主而操生殺賞罰之權諸侯之命繫焉而不敢肆志於吾民也後代四海一家天子一尊矣一命之吏廢置皆由朝廷又何必巡守以重勞焉至於哈利慎部朗素貴英入犯不過命一良將帥三軍往征可耳又何必天

子側身戎馬哉疏入不報然親征之說遂止既而王紹徽賂忠賢起為都御史嗾門人蘇兆先劾允儀為東林渠魁削籍歸時李應昇被逮下北鎮撫司寄詩允儀曰與君夙昔為兄弟意氣寧論杯酒間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允儀得詩垂涕曰正恐我亦不免一逮耳崇禎改元起掌河南道遷太僕少卿轉巡撫鄖陽密疏唐藩不軌上因撤其護衛移撫襄陽因守道徐景麟誤傷官兵株及允儀亦被逮論戍後以護陵功推屯

田都御史未任卒著有澹香園文集行世

外史氏曰先生洞悉巡幸之禍而力沮其謀蓋鑒於秦漢隋代及武宗也九邊之官吏軍民幸矣夫大舜五載一巡守國不費而民不勞良由兵衛少而征求寡也若秦皇帝後車萬乘漢武帝旌旗蔽空隋煬帝舳舻千里豈不用民力乎當煬帝之出也宦官之株求侍從之需索閭閻之鋪張行宮之供奉牛羊雞犬日以萬計所過地方燈樓綵市陸離相接倡優龍陽之供奉有司以千

百集矣大臣小吏乃至縉紳子弟及監生生員富商巨賈皆命進骨董以為敬行宮帷幔多置麗人以待幸於時百官無不竭力拮据剜肉醫瘡是以有賄寺宦者賂嬪妃者購左右者以求陞遷餽送侍衛黃衣貨賂宰相九卿揭債借帑以邀榮寵扈從大小臣工皆飽囊果橐盈船滿載以歸而海內窮矣盜賊安得起乎先生之疏所係豈小也哉

東林列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林列傳卷

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舉人^臣武先振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二十

江陰 陳鼎 撰

明

侯恪傳

侯恪字木庵歸德人御史執蒲之中子也萬厯四十七年進士天啟間為編修與楊漣繆昌期諸人遊漣條上忠賢二十四罪有言昌期趣恪代其稿忠賢怒謀殺之

而其假子鎮撫司田爾耕素善恪進曰是人頗以詩賦
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宥之耶忠賢
顧謂爾耕兒試為我招之爾耕退詣恪話故舊恪故喜
飲酒與嬉笑飲酒酣爾耕促膝附耳言公方以楊繆故
重得罪我為公畫計某月日吾魏公誕辰公自為詩書
之言未得竟恪大怒推案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
耕低頭慚慙已而乃大發怒去會魏廣微以大學士知
貢舉而恪為其下校官廣微心嫌恪恪所薦鄭友玄宋

政卷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恪恪力爭曰人生貴識大
義恪豈戀一官負天下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
御史智鉉廉知之乃劾恪罷官忠賢矯旨令恪養馬恪
即日掛冠去未幾忠賢誅故得免崇禎初起為庶子與
輔臣韓爌詞臣姚希孟更削三朝要典頒定逆案遷南
祭酒考祖制定監規疏陳六事太學諸生聞之曰是嘗
與魏相爭鄭友玄宋政者耶願入成均者近萬人明興
三百年來未之有也後宋政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玄

以御史直諫被謫當世名恪為知人恪生平善為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以病請歸尋卒年四十三所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歸德詩卷在掠中子方岳奮身往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得存長子方鎮有才名城破死

外史氏曰先生尊人為朝廷骨鯁直臣而先生之直又如矢焉然幾不免於虎口矣乃卒以天下事感憤而殁不能以老壽終人皆惜之

金士衡傳

金士衡字秉中長洲人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父應徵故廉吏居恒不營生產及士衡為令有父風吉水鄒元標候之舟次見其卧具敝敗因餽以二布大歎服而去由是兩人遂相友善二十七年用卓異徵闕三年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是時中使四出以採礦監稅為名所在恣暴民不堪命士衡上疏曰曩者採於山權於市今則不山而採不市而權矣此曹刑餘小醜市井

無籍不知宗社遠謀一旦假以利權貪饕無饕如楊榮
倡釁於麗江高淮肆毒於遼左孫朝造患於石嶺此其
尤著者也陛下深居內廷目不覩閭閻飢莩之色耳不
聞士女齋咨之聲股削殆盡而猶耽耽逐逐不知顧恤
夫今天下亦多事矣水旱之虞盜賊兵燹之警所在有
之蕭碣豐沛之間河流泛溢破城決隄平陸滙為巨浸
居民化為魚鼈顛沛流離之衆易為生亂忍復橫征巧
取以蹙之哉是故一權採也及今議罷猶可以安易危

以泰傾否其權在上不在下設或因循不止獸窮則攫
鳥窮則啄其權在下不在上權不在上而國家之禍有
不可言者矣陛下停止之諭不啻再四奈何明詔之而
明格之重天下疑也夫始而疑中而駭終而相顧太息
以為給已太甚得毋羣起而以不肖之心應陛下歟語
云信者國之寶需者事之賊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則
宗社幸甚不聽於是哉

大清兵方謀取遼陽舉朝莫以為虞士衡獨憂之因上

疏曰滇南之有鳳騰霄粵東之有文彞此藩籬之患癰
疥之疾也遼左之有大敵此門庭之患心腹之疾也今
謀取遼而舉朝泄泄不為之計夫神京資薊遼為臂肘
薊鎮又仗遼左為犄角遼危則薊鎮不得獨安薊鎮危
則京師不得宴然而高枕此忠臣義士所以褰裳投袂
不能自己者也既而甘肅地震復上疏曰臣聞天反時
為災地反物為妖前此湖廣以風雷冰雹告順天以陰
霾晝晦告豐潤以地陷告四川以星變告遼東以天鼓

告山東山西以牛妖人妖告今甘肅又以天鳴地裂山崩川竭告矣陛下謂此治徵乎亂徵乎若明知其亂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夫天下者祖宗櫛風沐雨百戰而得之天下也傳至陛下何以屑越若此邇者邊軍告匱望闕門而號泣者不可億數而大內所積朽腐充斥自若也陛下何不出帑金數十萬分給九邊俾荷戈枕戟之夫藉有宿飽即驅之効死疆圉何不可之有自稅使之出也有年於此矣小民黎藿不飽短褐不完蕭

條困苦棄墳墓捐溝壑言之痛心酸鼻而縱橫倍克者
日夕不止譬有尪羸垂絕之夫責以肩重而行千里其
果能乎哉夫古之鹿臺西園瓊林大盈非不富且厚也
然而無濟緩急此覆轡之遺轍已事之明鑒也陛下若
復遷延其間則兵已困矣民已殫矣外則敵人乘虛而
深入內則山海之嘯聚草澤之窺伺一夫狂呼羣起響
應當此之時上下離心其誰為陛下捍禦者土崩瓦解
莫可收拾轉盼旋踵大事且去然後陛下悔之亦無及

矣又不聽士衡在南京諸科臣闕員不補每兼掌六科
事章奏數上中間危言極論約畧相類聞者為之橋舌
不敢下而士衡卒不顧也逮神宗既棄羣臣不十餘歲
而天下大亂浸淫以訖於亡殆不出士衡所揣云三十
八年擢通政司叅議既與鄒元標友善又數稱巡撫李
三才可大用朝中目為東林黨魁竟中忌者以考察降
浙江鹽運司同知不赴閱十年用元標薦復起兵部郎
中進尚寶卿至太僕少卿天啓間忤璫斥為東林遂引

疾歸卒於家士衡再世仕宦生產不踰中人所居屋僅
完壁亦絕不措意先是楊應龍伏誅土酋安疆臣邀據
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嘗劾象乾起釁最後
象乾弟象恒以巡撫抵吳意弗謂善也已廉知士衡清
介狀始稱說不置吳中自是遂兩賢之南京有妖人劉
天秩之獄兵部用匿名書株逮甚衆士衡又嘗上疏固
爭凡無辜得免者數百人其居官平恕且侃侃不阿蓋
如此

外史氏曰先生之慮天下國家瞭如指掌矣奈何不用其言而卒棄其人俾老死畎畝此我

朝之所以興而有明之所以亡也

馬孟禎姜習孔列傳

馬孟禎字六符桐城人幼孤授徒奉母與同里左光斗相友善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主考官葉向高奇之為延譽聲名大振明年成進士知江西分宜縣悉心撫字會以逋賦被督民恐失孟禎亟相戒輸納不數日立辦

三十四年行取授廣西道御史孟禎性剛直遇事敢言
既為言路益慷慨思樹立首論輔臣朱賡誤國及王錫
爵徇私滅公狀有旨切責又言京堂官冒濫劾姚文蔚
陳治則王永光又以災變疏請御朝開講亟發章奏遴
補部院大臣并召用鄒元標趙南星皆不報石埭人孫
大功居京師力能通權貴以採生割幼自恣孟禎廉得
實坐院署立捕之中貴再四請不聽卒按論如法巡太
倉銀庫例進羨金萬餘奏罷之曰國家何事不可取贏

稍崇節儉清冒濫即可得數十萬何爭此羨為時諸臣
為稅監誣陷逮繫甚衆至是叅將李獲陽斃獄孟禎言
獲陽已不可復生在衛獄尚有同知王邦才卞孔時知
縣滿朝薦在刑部獄則有知縣李嗣善本皆循良適遭
羅織久困囹圄將為獲陽續至楚宗一案羣奸誣搆除
已就戮外見發高墻甚多孰非高皇帝子孫尤聖心所
宜矜恤亦不報代王庶子鼎渭鼎莎爭立孟禎援祖制
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制謂今宗藩一書不知刻自何

年何人私改增減夫代府諸宗已不能以嫡之一字曲庇鼎莎而說者因渭母裴氏未經奏選欲以濫妾之子加鼎渭此可據乎請嚴查核則渭莎之當立不當立自明部覆從孟禎等議立鼎渭為代世子四十年順天鄉試進士鄒之麟分校於中書于發藻房搜中落卷童學賢等孟禎發其奸學賢坐黜之麟降閒散官給事中孫居相因追論湯賓尹韓敬庚戌會闈事敬以不謹閒住戶科商周祚欲并罪知貢舉吳道南孟禎言場事勘議

已明不宜波及公正大臣且有道南之言而查號簿因查號簿而居相得聲其罪則道南為發奸非欺蔽時服其公明年巡視長蘆鹽政四十二年按山東福王之國奏請贍田二萬山東應給四千四百餘頃王意欲奪民膏腴孟禎不可計租準值如故事王左右復誘王遣承奉至登萊覈田郡邑騷動孟禎列其暴橫狀謂會典所載各王府不許占買民業其欽賜地畝租稅例赴州縣上納不許輒自收責煌煌祖制世世守之陛下誠愛王

俾之厚實亦宜予以美名漢之河間東平可法也況山東東連遼海西則河漕疾騎抵都不過三日可使卧榻間卒有震驚不可測之憂乎臣寧負福王不敢負陛下王就國初由舟行已欲改從陸孟禎復止之請待奏報王不憚而止當是時國是日非廷臣各倚門戶京察大典南北各以意為去留互相攻擊孟禎言銓政失平科道外推不當任私意疏叅顧天竣蕭雲舉等又論荆養喬熊廷弼許奏宜勘與吳亮嗣官應震等議不合出為

廣東副使辭不赴天啓初薦起南京光祿寺少卿轉太僕寺丁內艱魏忠賢竊政諸東林善類斥戮殆盡御史王業浩劾孟禎倚恃權奸且與左光斗善削奪為民光斗被逮時詣孟禎以子孫為託孟禎慨然曰吾事也以孫女許配其孫之乾崇禎改元王永光尚為吏部尚書故嘗為孟禎論劾欲得一通問孟禎笑曰吾老婦乃復以趨時屈節耶遂不起

姜習孔字素臣浙江遂安人家貧力學舉萬曆三十五

年進士授湖廣沅陵知縣沅故三楚邊境地連黔蜀苗
猺雜處習孔加意撫循邑苦養馬累民充役者多蕩產
力請免遂著為令未期丁外艱服闋補涇縣稅契例有
羨餘習孔置帑中備公用縣門井泉甘冽禁民不得汲
習孔榜門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聽其汲取民至今便
之調繁無錫邑衝事繁晝夜判決無留牘時邑人顧憲
成高攀龍創東林書院講學習孔政事之暇往復講論
無虛日所拔士馬世奇等皆為名臣以治行高等擢南

京吏科給事中省垣例受民詞習孔首禁絕五總省篆
再巡京營司內外計典夙弊為之頓革復奏蠲南直隸
鋪設三殿銀百六十餘萬有以羨言者不為動也時魏
忠賢擅政習孔疏論魏良卿等世襲又薦高攀龍及文
震孟孫慎行等奉聖夫人客氏出居外已有旨復入奉
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具疏爭帝震怒御史王心一申
救並得罪習孔抗疏畧曰客氏乳哺之勞臣豈不仰體
第皇上卜吉遣行明知其不宜久居宮闈也以出宮為

是必以復入為非能斷大義於前即當割小恩於後三
臣雖稍煩聒而一念忠樸實愛君父臣非為三臣惜實
為國家惜耳疏入以不諳事姑免罪尋陞南京大理寺
丞當是時璫燄益張攀龍及楊左諸人皆死御史曾應
瑞希璫意以習孔嘗薦用攀龍等不知其人視所舉有
旨削職追奪誥命崇禎改元復原官廷臣交章論薦補
原職陞南鴻臚寺卿謝病歸

外史氏曰兩先生立朝直言侃侃為東林表帥一時宵

小無不畏憚尚肯容之乎乃一逐不起亦知天下事不可為矣故甘老於田間也

梅之煥傳

梅之煥字長公兵部右侍郎國楨從子也父國森舉鄉薦早卒之煥從其母劉居山東之沈莊倜儻雄駿年十四為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九中中輒一軍大呼射畢長揖上馬竟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壁下瞰

之煥指曰誰能下此潭不足縮者同游漫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輒舉手推墮之驚沒泗水僅而得免旁人皆懾驚之煥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萬厯三十一年與楊漣同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之煥在翰林語則矯首厲角坐則掀髯鼓掌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暖姝相向者恒目笑不自禁也居七年出為吏科給事中即上封事言方今天下民窮餉缺寇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

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為虛文所束縛輦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可省是太祖高皇帝之例耶抑成祖文皇帝之例耶有作意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事於不可為也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之常談能真實舉行未必非

對症之藥也之煥既扼腕時事疏屢上不見省又於門戶一無所附麗居六年出為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冤拷一連十累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隨時發遣獄成於手中迅疾如神嶺表多盜用沈命法分行收捕即時伏辜惠州豪沈烈女於水擒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婦墓旁刻碑以誌焉宦家子倚父勢為奸擒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令子就理冤民如牆

而立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則縛勢家子痛答之曰用以謝鄉人并以謝而父也卒自改行為善士海寇袁八老掠潮州殺守吏潮非之煥所部自請往剿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懼遁降于閩後之煥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之煥于登州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色今何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日敢不為公死乎其為劇寇畏服如此天啟元年召入為通政

司叅議遷太常寺少卿三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母憂歸里未幾逆閹之難作先是楊漣為兵科都給事中叅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為左副都御史案劾魏忠賢罪狀羣小嗾閹興大獄逮漣拷死言官摘抉漣黨以之煥為首指漣就徵日之煥往送執手慟哭誣之煥在省中受賄牽漣即訊當是時緹騎四出之煥自分必逮而獄久不決每頓足曰我豈不野貓頭豈若閹忘我耶野貓頭者蓋平居與漣相爾汝之辭也已而又

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兒媼息之手大丈夫當刺
血草奏告於二祖十宗撼承天門痛哭引歐刀自剄北
闕下肯低頭駢首作圜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襍被馳馬
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遏信陽故人王思延止之曰壯哉
遂與子永別強為我少留痛飲信宿而去越日邸報至
坐追賊遣戍思延笑曰可以歸矣之煥跨馬歸據鞍舐
舐如有失也愍皇帝即位召還以原官巡撫甘肅土魯
多蠻犯塞軍乏見糧之煥鉤板邊吏邀勒淮商中鹽引

悉以給商一日得銀三萬有奇戰士宿飽乃為三覆以待敵遣羸卒數百人領羸畜誘之遇敵反走敵畧取羸畜逐北深入總兵楊嘉謨部前鋒迎戰敵驚將從間道闌入則二覆起邀其後之煥親率標兵夾擊遂大敗斬首七百餘級生得銀定王子綽木素降六百餘人悉分隸麾下甘兵以此益強明年春復大入塞病痢大黃山下枕藉相望諸將請掩捕之之煥曰鄙哉用是得侯何不武也遣譯人宣諭朝廷威德乞沙磧地活汝慎毋恐

踰月病愈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溫體仁用閣訟攘相位之煥數飛書中朝別白是非體仁深銜之思中以危法二年我兵薄都城奉詔入援總領兵譁於途之煥駐蘭州再次邠州奉詔還鎮已又趨入援迴折數千里半年始至本兵希體仁指劾其逗遛欲用世宗殺楊守故事上不聽遂罷官歸久之體仁當國豪宗嗾邑子上書告之煥體仁從中主之之煥自是不復起流賊越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間之煥戒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

部勒鄉人子弟僮奴警巡迺遠偵探援兵登陴守者恃以無恐八年春賊乘夜遶城而南不敢逼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張獻忠每過城東戒勿近沈莊西陲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斂兵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生之煥既以前事回籍聽勘久之敘甘鎮前後功加級廕子忌者阻之終不召用崇禎十四年秋病卒初之煥與同邑侍郎陳以聞好楊漣初歿語以聞曰昨曾見野貓頭來陳駭曰何謂也之煥曰日

午時忽見竹亭篁籜間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書中
未盡之語汝為我證明之言訖而歿之煥罷鎮里居賊
八年不敢窺歿後二年獻忠陷麻城猶戒勿犯梅氏持
羊酒祭其墳羅拜而去

外史氏曰天不欲太平宇內以梅君之賢足以仗三尺
劍削平小寇奈何終沮于賊相豈非氣數歟

侯震暘傳

子峒曾

岐曾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

天啟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姆奉聖夫人客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閣臣沈漣相表裏勢燄張甚既遣出宮而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震陽疏爭謂禮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昭公慈母死欲為之練冠有司執論乃止夫古之慈母職兼教養猶恩以義絕何況今之么麼里婦其可數昵至尊哉女德無極高明不祥陛下即為客氏富貴計亦當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陛下始而徘徊

眷注稍遲其出可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不可
宮闈禁地姦瑋羣小率睥睨其側內外鉤連則借叢煬
竈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閔之奸趙嬈寵
而構曹節皇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此陛下之殷
鑑也疏上讓震暘沽名卒不省會遼事方棘經畧熊廷
弼巡撫王化貞兩人者不協數持論相牴牾兵部尚書
張鶴鳴頗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化貞畫地任事
震暘逆知其必敗疏謂事勢至此陛下宜遣問經臣果

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有如不然則督其明白回奏以聽處分收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於密雲而出本兵為經畧鶴鳴威望素著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本兵如不可出則遂以經畧授化貞另擇沈深有謀者代為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以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水陸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決債

國事於是方有旨集議而廣寧陷矣化貞廷弼相率遁入關門猶數奉溫旨責以戴罪立功震暘大憤懣再疏謂臣言不幸驗矣為今日計論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貞今不能為化貞惜也河西既壞以後舉朝所寬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為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宜責令仍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庫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而所謂守者將如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百萬餉以

收全局乎抑止據撫殘卒出之關外以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宜者廟堂之上欲行法則牽於情欲徇情則制於法及今不早定逃臣之律殘疆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者罪蓋畧如震暘疏云已遂糾閣臣沈淮結納奉聖夫人及諸中官為朋比具發其構殺故監王安狀帝大怒命調外任繼又鐫二級以歸震暘任吏科才八閱月章奏數十上其大者率係國家安危治亂詞最切直為小人所深憚竟用是得罪去然訖莫能害也及震暘歸

未幾而黨禍遂大作矣越五年卒於家其明年為崇禎元年子峒曾以主事奏曰先臣震陽用狂直得罪先朝幸遇陛下復官而先臣已不及待先臣觸忤權奸持忠入地儻得比死事諸臣共沐霈恩死且不朽特贈太常少卿震陽凡三子峒曾與岐曾最知名峒曾字豫瞻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南吏部歷官郎中出為江西提舉叅議會黜宗生兩人忤益王旨及峒曾將謁見長史戒宜引咎拒不答既入見王問誤

黜兩宗生亦譴責胥史乎峒曾毅然曰胥史何罪此曹
奉參議所奉朝廷令甲也胥史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
言直不能有加而罷峒曾守正多類此累遷嘉湖道左
叅政以卓異被舉召為順天府丞是時所舉僅五人與
峒曾同舉者穀城方岳貢江陰張有譽皆旋至大官而
峒曾辭疾不至福王南渡召為左通政又以疾固辭我
師下蘇州偕進士黃淳耀率吏民城守城既陷趨投池
水中未死兵鉤出之遂遇害子演字幾道演弟潔字雲

俱皆從死嘉定殉國最烈者吳人訖今推侯氏黃氏耆
老述之至泣下岐曾字雍瞻國子監生少以文行與峒
曾齊名峒曾既死越二年軍府召購故給事中陳子龍
子龍雅善岐曾嘗過宿其家旬日去岐曾遂坐累備受
慘刑者凡二十七次終以不屈死至今傳侯氏雙義云
外史氏曰先生於國家安危治亂固已籌之熟矣其如
執政茫然若有鬼物憑之者余讀先生傳不禁歎為咄
咄怪事嘗謂前朝之亡雖曰天意實人謀之不臧也其

子當灰飛煙滅之時猶能植綱常名教於大壞之日其亦得家教之深歟

易應昌傳

易應昌字瑞之號白樓江西臨川人舉萬厯丙午省試明年成進士授福建甌寧知縣歲大水漂沒田廬男女無算應昌拯恤備至民賴以甦臺使者按部偶以他事相拂掛冠而去使者廉其治狀為八閩最引咎謝過焉四十八年召擢河南道御史有旨俾巡漕政諸所釐剔

漕運不梗天啟元年巡按應天旋改督學陟大理寺丞
進少卿時魏瑞方熾諸正人累累削奪應昌亦坐斥家
居崇禎二年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起佐臺務疏請清
吏治奠民生極言州縣蠹胥之弊人以為得弭亂之本
明年正月擢左副都御史先是薊門失守烽火徹大內
京師戒嚴刑部囚有逸者思陵震怒下尚書喬允升侍
郎胡世賞獄以新尚書韓繼思議獄輕革職命應昌署
都察院事更擬以聞應昌仍以杖上屢旨駁問應昌曰

法如是止矣臣不敢以已官易人命帝大怒并逮應昌
令錦衣鞠訊而杖司官徐元嘏五十當應昌佐臺時御
史史堃高捷蚤緣冢臣王永光不由司具稿遽題復堃
等職都御史曹于汴惡之不為咨取堃等即入陛見于
汴以亂臺綱乞致仕去堃等因汴詰之應昌疏糾兩御
史奪其俸至是為蜚語言應昌黨庇邀結激帝怒坐以
違旨徇私置應昌大辟大學士成基命府尹劉宗周講
官文震孟力救不報會京師大電電鞠應昌之日雷震

審官案帝稍警悟命緩其獄并停天下刑明年四月旱
步禱不應司天言大臣獄有寃者始赦出論成後數年
放歸南渡時晉工部侍郎卒

外史氏曰當愍皇帝時小人林立以陷忠良天亦怒矣
時發雷電以警之而奸佞不畏猶日圖君子之命以快
其心者何耶嗟乎氣數不惟能束縛人并天而亦束縛
之矣

東林列傳卷二十